



改尽江山旧



青衿 著

上

人生最大的绝望，
莫过于置身一场缓慢推进的败局。
爱情，或者生死，从来无法勉强。



改尽江山旧



青衿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改尽江山旧 / 青垚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7.8
ISBN 978-7-5500-2303-1

I. ①改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56545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 名 改尽江山旧
GAI JIN JIANGSHAN JIU

作 者 青 垚

出 版 人 姚雪雪

出 品 人 刘运东

特约监制 肖 恋

责任编辑 黎紫微

特约策划 肖 恋

特约编辑 李改华

封面设计 程 然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15

字 数 372千字

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303-1

定 价 49.8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F-2017-25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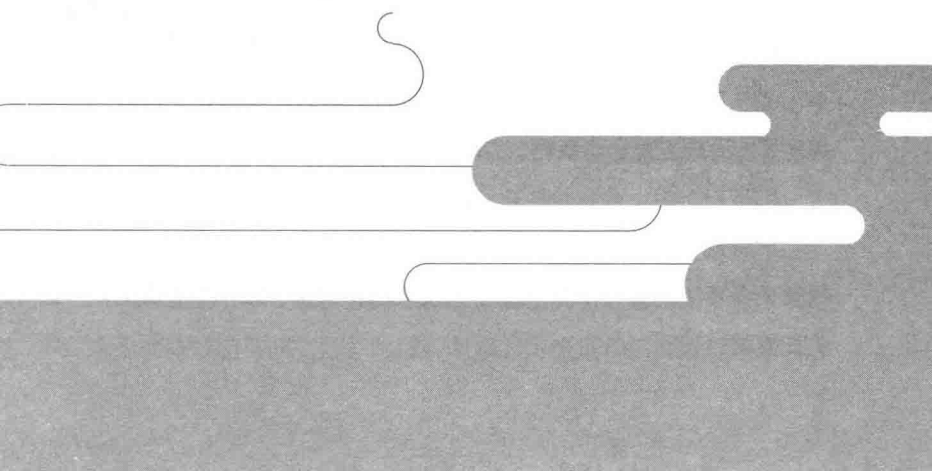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◆ 目 录 ◆

第一章	突袭	… 001
第二章	出山	… 025
第三章	内奸	… 049
第四章	回京	… 073

第五章	作怪	… 099
第六章	夜袭	… 127
第七章	前尘	… 153
第八章	暗潮	… 177
第九章	结香	… 203

第一章 | 突袭



夕阳西下时，一道黄沙自路边扬起，一人一马疾驰而来。

今天是这边陲小镇上的集日。年关将至，集上比往日热闹许多，鞍辔余粮、布帛钗花，算是应有尽有。马蹄声疾驰而来，人们纷纷注目。那马极其雄壮，马上是个青衣锦服的年轻人，左手按剑，右手执辔，眉宇疏淡，似有所思。众人斜身避让，不过眨眼工夫，他已驰过这两边摆满年货的狭道，绝尘而去。

众人看着那道裹着尘沙的影子摇摇头，市集很快又恢复了杂乱中的平淡缓慢。临街的小茶肆里，疏疏散散坐着五六个歇脚的人。一个猎户打扮的汉子，敲了敲烟袋锅子，向旁边优哉游哉喝茶的老头子借了个火，看着那年轻人的背影，道：“看这样子像是上京来的呢。”

“是啊，十三公主就要来了。赵将军昨天已经传下令来，从明天起城里戒严，不要上街瞎逛，公主要从这儿出关呢。”老头子抿一口茶，慢条斯理地说。

“哎哟，老爷子不瞒您说，我长这么大，还没见过县官呢，更别说皇上的妹妹了。京中传说，这公主是天下第一美人……”

“哼！”老头不屑地摇摇头，“那又怎么样？天下第一美人也是送给五十三岁的老头做汗妃去。”

“哈，老爷子您这是眼红，绝对是眼红，哈哈。”说着，两人都嘿嘿地笑了起来。

老头呛了一下，干咳两声：“胡狄大汗那老头子可比我这老头子难缠多了。我看这哪是和亲啊，这么多兵，人过去了也未必能省事，咳咳。”

那猎户一惊，苦着脸低声道：“怎么，难道还要打？”

“难说，十万胡人骑兵在这燕州北境坐等着。这领兵的休屠王可是胡狄大汗手下的第一干将。当年他攻入燕州南镇，杀了多少人啊。”老头抚着胸口说。

听他如此一提，大家都忍不住唏嘘起来。

角落里的旧木桌上浸着斑斑点点的茶渍，衬得桌旁少女的衣衫分外明艳。她低着头静静听了一会儿闲话，侧转身朝着那鲜衣怒马的年轻人远去的方向张望了片刻，回头对同桌一个穿着粗布蓝衫的人说道：“哥哥，这个来和亲的公主听说是天下第一美人呢。”

那蓝衣人虽穿着粗布衣衫，却长得俊雅斯文，只二十五六岁的模样，眼中是与面庞不相称的沉敛。看他打扮像个农人，面目却像个读书人。他没有理会那少女，把手上握着的一把蓍草，在桌上一一摆开。

“哥哥，我想看看这第一美人长什么样子。”红衣少女嬉笑道。

布衣男子这才抬头，瞪她一眼，语气却依然平静道：“别胡闹！”伸手把蓍草捡起，眉头皱了起来。

少女看着草棍，便道：“你在问筮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问什么？”

男子不答，沉默地看着道旁那渐渐沉淀的扬尘。他放眼檐外，镇上的百姓一如往常地行走坐卧，虽生生不息，却将这片天地化为一个停滞的景象。那是水墨画上的大漠秋声，美则美矣，却美得千年不变。

“哥哥！”红衣少女叫了一声，神情透着对这位仁兄神游八极的不悦。

布衣男子站起来走到酒肆门口，抬头望了望天空铅灰色的云朵，脸上浮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。他意味不明地说：“没什么，添上点衣服，这天要变了。”

上将军赵隼的军营就在燕州城外十五里，那里驻扎的三万大军都是多年来平敌荡寇的善战之师。此时，赵隼的内帐里却站着另外两个人，

风尘仆仆。其中一人朝里站着，体格健壮高大，脸廓刚毅，铁塔一般的身材，衬得帐子都显狭小。他朝榻上躬身道：“我才往军中探来，咱们的嫡系将领们都知会了，赵李二位老将军没敢惊动。”

榻上坐着的人抬腿站了起来，背对的灯火隐约映衬出英挺的五官，一身黑色劲装，显得他身形愈加挺拔修长。这人潇洒地一撩衣摆，走到帐门口，斜挑了帐帘，向外看着动静，唇边似笑非笑道：“这些老人家资历深，做派稳，我也不好十分强令。何况，这次是背着朝廷来的。”

铁塔汉子貌似有些踌躇：“咱们真要这么干？”

黑衣男子眉毛一扬：“怎么？怕了？！”

铁塔摇头，道：“不怕！可是皇上并未诏命……”

黑衣男子轻哼一声，放下帘子转过来道：“当初商议这事时，我就极言反对，可是南徐战事正紧，上京那群内朝参政议来议去，就议出这么个办法来。我一路赶回上京，人却已经被送走了。皇上的意思，先稳住这些老毛子两天，等朝廷腾出手来再打理他们。皇上是皇上，为国家计，什么都可以牺牲。我却是容不得的。”

铁塔想了想，道：“皇上的想法也未尝没有道理。国家连年征战，国力不济，若再和北边打起来，只怕经不起这般消耗。”

黑衣男子微微摇头：“那也要看怎么打！难道打不起就卖妹子？那先帝生儿子有什么用？弄个女孩家去抵挡战事，我也没脸再做这大将军，统御三军了。”

正说话间，帐帘一动，进来了全身玄甲的赵隼，密不透风的帐内，火光掩映下，他被晒得黝黑的脸如生硬的古铜，眉眼一弯，却又格外生动。他扫一眼帐内，便向劲装黑衣人倒身拜下，道：“末将来迟，王爷勿怪。”

黑衣男子微微一笑，扬手道：“起来。”正是靖远亲王承铎。

赵隼立起身来，道：“王爷要的人，我都召来了，正在中军大帐听

候差派。另外，哲仁回来了。”

承铎拂衣坐下，颌首道：“让他进来。”

一个青衣锦服的年轻人闪身入内，单膝点地行了个礼，按剑起身。

承铎道：“如何？”

年轻人恭敬地答道：“属下按主子说的，从燕州边镇一路巡查了九个关口，都没什么动静。最近的胡人兵马离边防五里。因为朝廷日前恩准和亲，他们估摸我们不会出战，疏于防范。燕州稍远一点的镇子，百姓还赶集办年货呢。”

“这样才好，不要让他们知道我来了。”承铎笑一笑，一手在桌上轻点着，沉默片刻，突然又叫道，“杨酉林。”

“在。”铁塔应声答道。

“十三公主那边安排得如何？”

“已经安排哲修护送回京了，王爷的手札也一并交给公主转呈皇上了。”

承铎点点头道：“嗯，承锦聪明，见了皇兄必然会把我的意思说明白。”说着他抬头看去，却见杨、赵两人都面有忧色，他了然一笑，放缓声音道，“没打起来时，朝廷上争论不休；打起来了，一切就我说了算。所以，打了再说！”

两日后的黄昏，杨酉林引兵绕过休屠王的前阵，轻骑一夜往返两百里，直捣休屠王大本营。赵隼兵出休屠王左翼，硬生生将休屠王的左路军切离了大军，逼到燕州以东。休屠王措手不及，根本无法迎战，便仓促北逃。一时间渔阳鼓传，边声四起。这燕、云二州的千里疆界上，南北两军都应声而动。这个年，想是不能太平平地过了。而这胡天胡地里，竟又飘起了鹅毛大雪，旬月不停，大有一改江山旧颜之势。

远远的山岗上，承铎一骑当先，一身明亮铠甲与雪地相映，熠熠生辉。他身后是一路跟随的从骑和上将军赵隼。赵隼一夜血战，凌晨才赶回中军，从人到马已是一身疲惫，唯有一双眼睛还炯炯有神，此时随着承铎巡弋而来。

“这里的天啊，就是说变就变。昨天一夜都在雪地里滚，马蹄子打滑，好不容易才摸了过去。不过那些胡人也没想到大雪天会有突袭，一个个窝在帐篷里喝酒吃肉。我们走到大寨不足百米了，哨兵才发现……”赵隼原本是世家子弟，少年时就跟承铎一处闹，所以在他面前也随意许多。

承铎耳朵听着赵隼精力过剩的演说，眼睛却注意着沿路几个逡巡而行的边民百姓，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，心中一动，停下来，唤住一个背着柴禾，走得不慌不忙的青年人。

“昨夜兵戎之声你们可听见？”

“什么？”那青年人看他骑装劲甲，英武不凡，有点失措地问。

“呃，就是我们和胡人打仗了，你们知道不，害怕不？”承铎的声音舒缓和悦。

青年人见他神色亲和，挠一挠头巾说：“哦，知道的。昨日就没有出来，知道军爷们要来，买足米面守在家里。还有不少人，连夜赶到南边亲戚家去了。”

承铎仍然温和地问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走呢？”

“俺爹腿脚不好。这不，今天背上两天的柴，这两日都不出门了。军爷，这仗要打多久？”

“不久了。你们怎么知道大军要来的？”承铎微微笑。

“是东方先生说的。”

承铎扫一眼赵隼，赵隼立刻禀道：“此人复姓东方，住在平遥镇西的无名谷，是个山野农夫，常常来这边集上贩卖些自家产的谷豆。他时

常说些风雨时令给农人们作为耕种的指导，没有不准的，所以大家都比较信服他，称他为东方先生。”

承铎脸色平淡，没有任何表情，不轻不重地说：“农人说说时令也就是了，妄议军事国政便是僭礼逾分。”言罢，他扭头便走，一路行上那高坡，正对着昨夜激战的山脚。敌寨依山而扎，已烧成一片灰烬。迎面是杨酉林策马上山来，马背上搭着什么东西。走近来，才见长发委地，是个白衣女人。

赵隼一见，先就笑了，道：“你不是追休屠王残部去了，怎么追出个这？”

杨酉林只手一提就把那女人拽下马来，扯着衣领拎到承铎面前，没好气道：“那老毛子太狡猾，拿这女人做掩护，自己跑掉了。我追出五十里，想着王爷不让远追，这才回来了。休屠王到底躲去了哪里，不妨问她！”

赵隼嘻嘻笑道：“休屠王这里只有六万人，他本部被袭，四面的驻军都收拢来。就是王爷让你远追，你也追不着人，这会儿弄个女人来塞责。”

杨酉林哼了一声，正要开口，被承铎挥手阻止了。他低头打量那女人，头发甚长，却不是漆黑颜色，雪光下仿佛是深棕色，散乱地披在脸上。看服色太素净，衣料却是极贵重的雪缎。

承铎抓着她的头发让她仰起头来，一手拂开她脸上的乱发，才发现这女子并不大，十七八岁的模样，很是清灵，眉尖的颜色淡淡青青，神色之中却并无惊惧，说不出是茫然还是深邃。长长的睫毛垂下来，覆住眼眸。

他波澜不兴地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她不像胡人，胡人的下颌宽阔，没有她这样怡人的弧度；胡人的鼻翼厚实，没有她这样小巧秀丽。她长长的睫毛似荷尖上的蜻蜓，停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似是没有听见承铎的问

话。

承铎松开她的头发，大声喊道：“阿思海！”一个骁勇的胡人，作南军打扮，飞驰过来。这个阿思海本是个胡人，四年前被承铎收服，平日常在北边哨探。彼军布防，乃至王公贵族的日常做派他都晓得。这两年承铎虽然不在北疆，可他安排下的老底子还在，所以这次打起来才能这般得心应手。

阿思海一看这女子便大惊失色，道：“王爷怎么得到她的？”

“休屠王扔下的。”

“这女子他很是宠幸，两年前得到她就时常带在身边。她……她是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她从前是休屠王的暖床婢子。”

胡人的奴隶与鸡豚狗彘相似，生死都由主子。休屠王素来就有些床第私癖，放纵淫乐的名声在本朝也时有所闻。听说有些胡狄贵族开宴酬客，常常是聚在一起宣淫，果然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现下看阿思海那神情便知道她是哪种婢子了。

“从前？”承铎反问。

阿思海点头，“是，近年她虽在王庭，好像不太受休屠王青睐。若说失宠，却又并不曾赏给下面头目，一直被休屠王带在身边。”

承铎的手指拈起她肩头的衣料摩挲了两下，确实是雪缎，上京妍衣阁一两一尺；而她领口的皮肤，以及隐现的锁骨更胜那雪缎的细腻。他抬眼看定那女子，觉得她太单薄冷清，像胡地终年不化的冰雪，无法与声色荒淫联系起来。正要再开口，又听阿思海说道：“她是个哑巴，不会说话。不过因为长得美，休屠王才一直舍不得扔吧。”

承铎淡淡道：“美吗？我看也就一般啊。”

她就在这时突然抬起眼皮轻轻扫了他一眼。承铎甚至没有看清她的眼神，只觉得她纤长的睫毛掀了掀，好像撩拨了他一下。

众人听他的语气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神色都有些暧昧起来。承铎对于女人，既不想深究，又未全然戒绝，兼之戎马倥偬，就爱随手捡些花草草，尝尝即扔。鉴于他从不祸害良家，也绝不会因此耽误正事，再怎么受人攻讦，至多被骂个私行不谨。

赵隼便给他递了个话：“美不美的另讲，单就不会说话这一项，很适合你嘛。”

“哦，那我勉为其难收下她吧。”承铎一偏头，“这女人我要了。哲义，先把她带下去，弄干净。”他的随侍哲义应声上来把那女子扛了下去。

回到大帐，哲仁已经候着了。一见承铎就忙着禀告：“赵老将军和杨将军属下已将昨夜越过的休屠王前锋万余人围歼。”

承铎轻叩了一下大案，道：“好。”

“李将军已经按王爷手令率部赶往休屠王右翼。”

承铎满意地点头：“赵、李二位昨夜看到我的手令时是何反应啊？”

哲仁忍不住一笑道：“赵老将军很吃惊，说朝廷并无战令，大将军不可乱来。属下说大将军已经带人袭击休屠王大营去了。赵老将军听了颇为郁闷，说：‘这个五王爷，又把天给捅下来了。’然后就带着人马接应来了。”

承铎想到那“颇为郁闷”的神情，也不禁笑了起来。

一夜之间，整个燕州前线的大营都竖起了承铎的大将军鹰旗。突如其来的大雪把这边城塞外染成白茫茫的一片，人迹愈加寥落。而此刻燕州大营的中军帐里却暖意融融。大帐的主案上横七竖八地堆着些纸折笔墨。一壁挂着幅硕大的地图，标着燕州至云州共两千里的防线驻军。而

另一侧摆着一个五尺长的矩形铁炉，里面烧着通红的炭。如今那铁炉上正烤着一架全羊。

这羊身已先用匕首划出了格子，抹上麻油料酒，搁一夜让它入味。烤时火候需适中无烟，先刷一层薄油，烧热之后再刷一层酱，反复翻转刷上作料。快烤好时，再撒上少许孜然，香飘十里。此刻羊身“滋滋”冒油，正是金红油香、外酥里嫩之时。

围坐一旁的三人早已挽袖擎杯，大快朵颐。承铎在铜皮盘子上细细地切着羊肉，划成小块放进嘴里，缓缓地说：“我让你们歇了一天，今天请你们吃一顿，吃完了立刻给我上马走人。”

赵隼托着盘子转向杨酉林：“他哪里是想请我们，分明是自己想吃羊肉了。”

承铎却不在意，接着道：“李德奎闪击休屠右翼之后北进一百里，正隐蔽休整；赵老将军合击休屠前锋后，左上三十里待命。你们俩今夜各带五千人，分左右路，带硫磺火引，接近休屠行营了，就放起火来，赵、李二人依火光为信。你们尽量往他们两人的方向靠拢，把人向我这边压。”

听得这句，杨酉林放下盘子，问：“王爷所部只有急调来的八千人，都往这边压，能吃得住？”

承铎头也不抬道：“放心，胡人到时候只想往北跑，哪里敢想再往南啊。你们四人合力，最要紧的就是给我截断休屠王的退路。”

赵隼缓缓道：“说是十万，有一部分压在云州一线，休屠的随侍亲军不过七八万人。左路军已经打掉了三万，连日奔逃，也就剩下两三万疲敝之师了。凭我们的兵力，要吃掉应该也不难。”

承铎正色道：“既然打了，就别不痛不痒的，全面作战是迟早的事。伤其十指，不如断其一指。如今断不可给休屠王以喘息之机。所以此战，务必全歼其军！”

杨、赵二人神情一肃。

承铎抬头看他们一眼，用匕首挑起一块羊肉送进嘴里，笑一笑，说：“不过你说得对，这西北的羊肉就是好吃。南边的羊都又老又韧，人也都不怎么样，只除了女人稍可一观。”

赵隼扑哧一笑，揶揄道：“是吗？”脸却转向杨酉林。杨酉林被他一瞧，莫名其妙，转瞬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短刀往案上一插，声不吼而自高：“你看我干什么呀，我又不知道！我在南边只管打仗，管什么老羊女人的。”

承铎与赵隼都大笑起来。

按承铎这番布置，休屠王已是案上鱼肉，只看庖厨如何下那一刀了。

这夜风卷雪飘，除开严冬的肃杀之气，这几百里土地也并不寂寞。胡狄军数万人南北向下寨甚长，正当丑寅交刻，两侧大营火起，无数火箭射来。胡人逃了这两日也不遑多想，爬起来又逃。不出数里，忽然面前杀出一支军来，一番混战，不辨方向，扭头再跑啊跑，只觉四面八方都是敌军。一时间哭爹喊娘声、交戈击剑声、风吹火啸声响成一片。承铎大军便趁夜痛杀起来。

承铎率军一路掩杀，从夜半杀到天明，天明杀到傍晚，待前路军已探到赵隼后路，方才止住。他扬鞭纵马在四处高地上查看了一番，雪已渐渐深了，马蹄半陷。承铎心中筹谋片刻，转到临时搭的帐篷里，扯下身上的战甲，就雪擦着手上和脸上的血迹。哲仁一马驰来，滚鞍下地给承铎行了个军礼，道：“主子，敌军已经死伤过半，些许残兵都已缴械，几位将军正在追歼奔逃的余部。目下行事，还请主子示下。”

承铎看一眼仍然不止的大雪，悠悠地说：“我军轮换休息。传令赵定一、李德奎后撤至我左右。赵定一西移五十里，看住云州补给一线；杨酉林、赵隼合兵，撤至我前方三十里。北军的东西有用的带走，没用的烧掉。降兵通通放了让他们北去，我可没粮食养这些毛子。命大的就

自己爬回去吧。”

哲仁应声离去。

此令一出，诸将也十分会意，如今大雪不止，又深入敌方数百里，补给跟不上，最有用的就是冬衣。把胡人的军衣通通脱下来，再将人都赶回雪地，便美其名曰放回。本来降俘太多既怕生乱，又耗费粮食，杀了又太坏名声，可真放回去岂不是和自己过不去。承铎此令甚狠，等于是把那两万降俘撵到雪地里活活冻死。谁若真的能爬回去，必是天下耐寒第一人。

越日，雪仍未停。承铎再缓缓南撤，依险下营。各部的战报陆续传来，休屠王云州残部驰援，被赵定一挡住。李部人马却和胡狄大汗本部的骑兵短兵相接。而休屠王本人又被杨酉林的骑兵追了一天一夜。

第三天，承铎已撤回燕州大营，休屠王的人头也同时用战旗裹了送至他案上。承铎心中暗赞他这位铁塔干将。短短五天时间，休屠王号称的十万大军已经土崩瓦解，他自己也身首异处。而他们深入五百里，往返奔袭，无论这一战会引出什么样的后果，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绝妙一笔。这不由得令承铎心情大好。他站在营首北望，心中暗道：现在，我们可以坐下来等一等了。他一回头，远远地看见马厩的角落里，挤着一堆瑟缩的女人，个个风鬟雾鬓。

承铎慢慢踱了过去，临厩的大木桩上锁着个人。这个人半跪半坐在地上，手缚在桩上齐胸的地方，有些坐不实在，半吊着绳索，似是睡着了。白色的衣衫已然看不出白来，痕迹斑驳。只能看见秀丽苍白的脸廓，睫毛垂下，覆盖在下眼脸上。

承铎俯下身，一伸手，抬起她的下颌，那女子猛然睁开眼，昏暗的天色下，她的眸子里似有光彩流溢。一瞬间，承铎有些失神，她也有些